

第一章

深宫梦醒

过了重阳节，京都下起滂沱大雨，雨水冲刷着街面，大半个月都没有消停，入秋的京都满目枯枝，遍地落叶，天气也变得阴冷潮湿，寒意入骨。

慈宁宫烧起了地龙。太皇太后王氏不愿意出门，在东暖阁支了张桌子，叫了外孙女嘉南郡主姜宪和太皇太妃白氏一起打叶子牌。可就算是这样，也还差一个人，她们只好让慈宁宫的女官孟芳苓凑了个数。

太皇太妃白氏不免感慨：“我们的两代皇上可都是难得的痴情人，‘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们得偿所愿了，却留下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人在这深宫里熬着，连打个牌都凑不齐一桌来。”

太皇太后没有作声。孝宗皇帝在世的时候独宠静妃安氏，先帝继位后，则独宠贵妃秦氏。这后宫自然没什么人。

姜宪捏着纸牌的手却有些颤抖。这个时候外祖母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外孙女将来也会成为这深宫里熬着的人吧！因为当今皇帝赵翌也是个痴情的人。只不过他的痴情没有给她这个后来成了他皇后的表妹，而是给了那个宫女出身还给他生了个儿子的淑妃萧氏。自始至终，赵翌都没有和她圆房。

三年的皇后，七年的太后。黄河决堤，西北地动，两湖大旱，江南洪

涝……国势艰难。东有辽王赵翊虎视眈眈，西有临潼王李谦枕戈待旦，南有靖海侯赵啸狼子野心，她抱着三岁的新帝赵玺垂帘听政，苦苦支撑着这个一不小心就会分崩离析的赵氏王朝，赵玺却亲手端了碗毒药给她，把她毒死在了慈宁宫。

然后她一睁眼，回到了元鼎十年。那年她才十三岁，见到了早已过世的外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她既委屈又愤恨，扑到外祖母的怀里就哭了起来，像个在外面受了欺负终于见到亲人的孩子……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七八天，她也从惊愕和欣喜中回过神来，知道前世那些如鲠在喉的疑惑再也不可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可她还是会情不自禁地琢磨着赵玺的行径。

他为什么要毒死她？十岁的赵玺哪里来的毒药？背后有没有人指使他？

她是赵玺的嫡母，宫中那么多阴损的招术他不用，偏偏亲自上阵，端了碗毒药给她。他准备怎么向朝廷群臣和宗室外戚交代？弑母这个把柄，就算是辽王赵翊不用，靖海侯赵啸不用，临潼王李谦也肯定会用的。

她死了，赵玺还想当皇帝，做梦去吧！

想当年，鞑子进犯京都，李谦借着“勤王”的名义一路打进紫禁城，闯进了慈宁宫。要不是她许了他异姓王，封了他西北总督，辖陕西、四川九府三十六州二百零六县五十七卫二十一所，他只怕转身就去乾清宫，坐在金銮殿上称王称帝了。她把整个西北都给了他，可这混蛋还不知足，每到三年岁贡进京的时候，不给她闹出些结交内臣、朋党营私的事来就不罢休。

从最初的愤怒斥责到最终的无奈妥协，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为了安抚李谦，姜宪还曾听从承恩公曹宣的话给他送过美人，而那色胚居然得寸进尺，撩了她的珠帘，面不改色地让她把陪伴她多年的贴身宫女送给他做妾室……

每当想起这些事，她就糟心不已，胸口仿佛有团火在烧。

还好那些事都过去了，她会避免让它们再次发生。姜宪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定了定神，出了张牌。

太皇太妃喊了声“碰”，一面把自己的牌甩在铺着的茜红色漳绒毯上，一面笑着道：“保宁，这几天你睡得可好？”



保宁是姜宪的乳名，是太皇太后给取的。

姜宪的母亲永安公主是孝宗皇帝和太皇太后唯一的女儿，长大后嫁给了青梅竹马的镇国公府二公子姜镇英。乾元十五年，先帝在西苑设围场，狩猎的时候，本来被灌了迷药摇头摆尾的熊瞎子不知为什么突然发了狂，姜镇英为了救先帝，死在了围场上。怀着七个月身孕的永安公主得到消息顿时就动了胎气，生下姜宪，勉强睁开眼睛看了女儿一眼也去了。

太皇太后一生受孝宗皇帝的冷落，能这样安安静静地守着，不过是想用自己的“识趣”给女儿谋个康泰平安罢了。如今女儿女婿都去了，她伤心欲绝之余，提出要把姜宪抱到慈宁宫由她抚育。

先帝很是内疚，不仅下旨让姜宪进宫，还封了她为嘉南郡主，享五万石的亲王俸禄，永不减俸。

当时镇国公府的国公爷是姜镇英的胞兄姜镇元，看到突然间老了二十岁的太皇太后，他不敢不应。

从此姜宪除了端午、中秋和春节会回镇国公府去探亲，其他时间都住在慈宁宫陪着太皇太后。相比镇国公府，慈宁宫更像她的家。

而她重生回来的那场恸哭则把大家都吓坏了，太皇太后搂着她泪眼婆娑地迭喊“心肝”，不停地追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想外祖母担心，只说是做了噩梦，这才有了太皇太妃关心的问候。

“这几天孟姑姑让人给我煮了安神茶，我喝了好多了。”姜宪笑吟吟地应着，摸了张牌。

太皇太后看着外孙女日渐红润的面孔，微微颌首，满意地笑了笑，打了张牌。

“吃！”太皇太妃喊着，喜上眉梢，“我可早就等着这张牌停和了。”

“真的？”太皇太后紧张起来，数着牌桌上的牌算着太皇太妃要哪张牌成牌。

有宫女跑进来禀道：“太皇太后、太皇太妃、郡主，太后娘娘过来了。”

众人都有些意外。

太后曹氏是先帝的嫡妻，当今皇帝赵翌的生母。先帝独宠贵妃秦氏，几次流露出废后之意，她受尽了先帝的羞辱和冷落，比太皇太后当年的处境还要困难。可她并没有像太皇太后那样忍让，而是得了太皇太后的庇护，

忍了秦贵妃十年，在秦贵妃进宫的第十一年生下了赵翌。然后母凭子贵，在先帝在世的时候凭着赵翌嫡子的名分得到了朝中重臣及宗人府的支持，逼皇帝立了赵翌做太子。先帝宾天之后，她不仅抱着五岁的赵翌垂帘听政做了太后，还让秦贵妃给先帝殉了葬，把秦贵妃所生的皇长子赵翊打发去了辽东就藩……

如今皇帝赵翌已经十五岁了。男子十五而束发，乾纲独断的曹太后却依然住在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住的坤宁宫，既没有给赵翌选后的意思，也没有还政于赵翌的意思。

太皇太后也因此对曹太后有些不满。但不满归不满，如今的曹太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慈宁宫哭得可怜兮兮的曹皇后了，太皇太后还要给娘家的兄弟留一条路，还指望着曹太后能善待姜宪，哪里敢多说什么，皇帝和太后之间的事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知道了。

前世的姜宪，自然能感受到外祖母的无奈，也尽量离曹太后和赵翌远一些。

可如今的姜宪却知道，就在今年的十月十四日，曹太后生辰的那一天，得到了她伯父镇国公姜镇元和先帝叔父简王赵政支持的小皇帝赵翌，带着三千禁卫军把曹太后做寿的昆明湖万寿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十月十八日，曹太后还政于赵翌；十月二十五日，曹太后死于长春宫，享年四十七岁，谥号“孝定”。次年三月初十，赵翌立她为皇后，原来的宫女萧容娘因为生育有功，被立为美人。

姜宪轻轻地叹了口气。她这几天忙着确认自己到底是黄粱一梦还是重生了一回，忙着和记忆中已病逝八年的外祖母相聚，忙着分析前世的那些恩怨，竟然把这么一件重要的事给忽略了。

不过，就算她记起来又能如何？赵翌活脱脱就像他的生母曹太后，生性多疑狡诈，行事冷酷狠毒。他想围逼曹太后，肯定早已谋划多时，她伯父姜镇元只怕是早就上了赵翌的贼船，这个时候怂恿伯父和他拆伙，不但会打草惊蛇引起曹太后的怀疑，还会因为釜底抽薪遭了赵翌记恨，落得两边都不是人。

朝庙之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两边讨好的墙头草。乐观一点儿想，前世赵翌至少成功了，她伯父有了从龙之功，姜家的声势也更上一层楼。她要



是打乱了前世的格局，曹太后依旧当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姜宪扪心自问，觉得相比一直以来都很陌生的曹太后，和她做了三年夫妻的赵翌如果当权，可能更好对付一些，曹太后的事，她还是别管了。

姜宪起身欲扶外祖母，太皇太后却摆了摆手，慢慢地放下牌，道：“天这么冷，还是请太后娘娘到暖阁里来说话吧。”

“这样好吗？”太皇太妃有些担心。自从曹太后当朝，秦贵妃所生的皇次子、皇三子、皇四子死的死、残的残、疯的疯之后，宫里的人都很忌惮曹太后，特别是像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这样出身功勋的世家，还有兄弟、侄儿在朝中为官的。

太皇太后冷笑，也没重新梳洗，就这样由太皇太妃和姜宪一左一右搀着去了暖阁的次间。

慈宁宫的大太监刘小满躬身在前面带路，十来个太监宫女簇拥着曹太后走了进来。她笑着喊了声“母后”，曹太后的大太监程德海已狗腿般给曹太后端了张太师椅过来。刘小满垂着眼帘，脸色有些难看。

太皇太后却当没看见，客气道：“这风大雨大的，难为你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让人传个话过来就是了，何必还亲自来一趟。”

曹太后已是坐四望五的人了，或许是这几年顺风顺水，早年间先帝留给她的阴郁在她身上已看不出一丝的影子。她面色红润，目光有神，穿着件很寻常的石青色葡萄四柿纹的褙子，只在耳朵上戴着红宝石双福赤金耳坠，眉宇间满是上位者的自信。

姜宪等人上前给她行礼。

曹太后眼角瞥也没瞥太皇太妃一眼，对太皇太后道：“有些日子没来慈宁宫了，今天正好不太忙，就过来看看。”然后目光直直地落在了姜宪的身上，脸上也有了几分笑意，“保宁，我怎么感觉你又长高了？”

曹太后对姜宪一向颇为友善，这固然与姜宪备受太皇太后宠爱有关，也与她的伯父镇国公姜镇元是当朝三大国公之一、先帝临终前指给赵翌的辅助大臣，如今还掌管着西山大营的兵权有关。所以曹太后一直想把姜宪嫁给自己的侄儿承恩公曹宣。

前世，姜宪对曹太后想把比自己大八岁的曹宣和自己凑成一对的做法很反感。曹太后进宫之前，曹家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品世袭都指挥僉事而已，

曹宣到了二十一岁还没有定亲，谁都知道曹太后这是想用曹宣的婚姻提高曹家的门第。略有点骨气的人家都不会去干这种事，想干这种事的，曹太后又瞧不上眼，这一来二去的，曹太后就把主意打到了姜宪身上。今生，面对曹太后别有目的的亲切，姜宪的心情却颇为微妙。

赵翌亲政之后，她和曹宣一个是被皇上束之高阁、有名无实的皇后，一个是皇上深深厌恶、打压清理的余孽，看彼此的处境都不免生出几分同病相怜的唏嘘来，反而默契地结成了盟友，一起熬死了赵翌——她成了太后，曹宣成了她的股肱之臣。

姜宪努力回忆着自己十三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好像还挺天真烂漫的，觉得有外祖母和伯父护着，只要她不去惹别人，别人也犯不着得罪她，对曹太后和赵翌如同隔壁的邻居，客气而疏离。

那就装个规矩守礼的小姑娘好了。姜宪朝着曹太后抿着嘴笑了笑，算是回了曹太后的话。

毕竟也是当过太后的，姜宪对曹太后的心思把握得很准。她这样抿嘴笑应，曹太后不仅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还觉得姜宪这小姑娘越大越懂事，温婉端庄，很讨人喜欢。

曹太后脸上的笑容又温和了几分。太皇太后看着却觉得不快，曹太后的心思她是知道的。她不喜欢曹太后，就连带着不喜欢曹宣，也瞧不上破落户的曹家。

“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一个样子。”太皇太后压着心里的不悦应付了曹太后两句转移了话题，“皇上也有几天没来我这里了，他可还好？我听刘小满说皇上这几天都吃得不香？是饭菜不合胃口吗？可叫太医去瞧了？”

曹太后闻言笑道：“叫太医去瞧了，说是积了食，不是什么大事，禁几天食就好了。”她说，目光又落到了姜宪身上，“上次过来时喝的杏仁茶很好喝，听说是你亲手做的？没想到保宁还会做茶点。”

姜宪是谁？她是镇国公府大小姐、永安大长公主的女儿、享亲王俸禄的郡主、太皇太后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别说是曹太后了，就是“亲手”给太皇太后做的东西也不过是站在茶房里指点宫女、太监在茶点上撒点山楂片好还是放点葡萄干好。



曹太后是宫里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她这么说不过是在委婉地告诉姜宪自己有话跟太皇太后说，让姜宪回避而已。

若是前世那个无心的姜宪，她可能一时还听不出曹太后的话外之音，可现在的姜宪在当太后的时候就没少这样跟人说话，哪里还需要别人提点，不仅想也没想就站了起来，还落落大方地问曹太后：“难得您说喜欢，那我再给您冲一碗吧。不知道您喜欢放些干果还是放些蔗糖？”

曹太后看她的眼神就更满意了，慈爱地呵呵笑了几声，道：“都好，都好。”然后目光一转，把后知后觉跟着姜宪一起起身的太皇太妃留了下来，“你坐。让保宁忙去，我们坐着说会儿话。”

姜宪在心里盘算起来，曹太后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既然把太皇太妃留下来了，看来不是想通过太皇太后给伯父传话，就是宫里的私事，可这后宫冷冷清清的，能有什么私事？虽然心里头转个不停，脚下却丝毫没乱，姜宪步履轻盈地出了东暖阁。凄风冷雨的，她出来就打了个寒战。

身边的大宫女丁香已抱了件桃红色鸾凤穿牡丹的缣丝灰鼠皮披风出来，急忙给她披在身上：“郡主，您小心着了凉。”

姜宪嗯了一声，拢了拢披风，往设在偏殿的茶房走去。

曹太后在大寿之前，大赦天下，宫里凡满二十岁的宫女、三十岁的女官都放了出去。丁香和她另一个大宫女藤萝就是这次放出宫去的，后来一直服侍她的是百结和情客。她对丁香和藤萝的印象都有些模糊了。

她被赵玺毒死后，百结也就罢了，成了李谦的妾室，因为李谦没有正室，内宅由百结主持中馈，颇受李谦敬重，她不担心。只可惜了情客，事出突然，没有把她安排好。她不准嫁赵翌了，百结不用跟着李谦了，情客也不用跟她熬了，她今生怎么也要照看着点两人才是。只是这宫里人多口杂，与其这个时候提携两人，还不如等丁香和藤萝出了宫再说，免得别人以为百结和情客使了什么手段，以后不好服众。姜宪在心里琢磨着，那边早有机敏的小太监赶在姜宪的前头撩了茶房的帘子。

进了茶房，一阵热气扑面而来，丁香快步上前帮她脱下披风。姜宪眼角的余光却越过丁香的肩膀看见茶房里站着两个穿着青蓝色锦衣、一看就不是内侍的青年男子。

“郡主，好久没见。”

姜宪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眼前的男子面若春晓，鬓若刀裁，一双含情脉脉的桃花眼，不笑的时候也带着几分缠绵缱绻，不是号称京城第一美男子的曹宣还能是谁？

姜宪不禁微微一笑。就在她被赵玺毒死的两个时辰前，还宣了曹宣进宫召对，商量国库空虚之事。

姜宪朝他颌首，亲切地喊了声“承恩公”。

曹宣眼底闪过一丝讶然。这位紫禁城的明珠、慈宁宫的宝贝，那个赫赫有名的嘉南郡主，见了他从来都是眼高于顶地绕道走的，今天居然会友善地和自己打招呼？不过，此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曹宣拉了身边的男子向姜宪引见：“郡主，这位是福建总兵李长青李总兵的长子……”

曹宣的话还没有说完，姜宪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似的，神色大变，连退三步。自己今天出门没看皇历吧，给曹太后冲碗杏仁茶而已，遇到曹宣也就罢了，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李谦！

曹宣什么时候和李谦勾搭在一起的？每次李谦那边闹出点什么幺蛾子都是曹宣帮她从中调停周旋，难道那些都是掩人耳目骗她的？姜宪神色不善地在曹宣和李谦之间来回审视。

曹宣和李谦交换了一个不知所以的眼神。李谦朝着曹宣眨眼睛。曹宣则挑了挑眉，示意他小心点。李谦要惹怒了她，就算李谦的父亲是正三品的总兵，他姑姑也不会为了李谦得罪姜宪，得罪镇国公府，得罪太皇太后的。

李谦是第二次和曹宣打交道，他自然不可能看着曹宣挑眉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李家在整个朝廷的地位，他自己在其中所应该起的作用，他却看得清楚明白。不用曹宣再多暗示，他今天若是得罪了这位金枝玉叶的嘉南郡主，他以后、李家以后，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别想进入朝廷的核心圈了。

李谦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哪里惹到了这位嘉南郡主，二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他一边想着一遍飞快地偷了姜宪一眼。这位嘉南郡主长得可真是……瘦瘦小小的，像个豆芽菜似的；那皮肤，白得似乎一点颜色也没有；鼻梁又挺又直，端肃而不失秀雅，在女人的相貌里很是少见。一双眼睛又圆又大，清澈澄净，黑白分明，如白水银里养了两丸黑水银，此时睁大了瞪着他，明亮璀璨，让他无端就想起自己小时候养的那只波斯猫。那只猫



每当遇到家里养的那只京巴狗时，就会害怕地跳到窗棂、矮榻上居高临下地蹲在那里盯着那京巴狗，看上去优雅从容，实际上却如临大敌，防备着、警惕着，只要那京巴狗有点动静就准备随时跳起来逃走。

李谦没能忍住，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垂着眼睑，装作温和无害的样子毕恭毕敬地上前给嘉南郡主问安，可他还是咧着嘴笑了起来，露出一口大白牙。

姜宪恨不得一脚把他给踢出去，每次见面都这样！别人都垂着眼睑恭谨地向她行礼，只有他，睁大了眼睛盯着她瞧，轻佻无礼地冲着她笑。她正正经经地和他说话，他就嬉皮笑脸地应答；她要是退后一步，顺着他的话安抚他，他又作出一副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样子来……以至于每次他进京岁贡，她两个月前就会开始紧张，等见了面，竟觉得半条命都没了。

她索性免了他的岁贡，结果他还不领情，让他的幕僚洋洋洒洒地写了十几张纸的折子向她表忠心，说自己无论如何也会进京给她请安的，还小人得志地威胁她，说如果辽王和靖海侯看见他没有进京请安，会以为他对朝廷有了二心，想“清君侧”，引起战火可就麻烦了！她气得好几天都没有吃饭。

姜宪瞪着李谦的眼睛更大了。李谦实在没办法控制自己，他笑得更灿烂了。嘉南郡主这个样子，和那多了毛的猫有什么两样，真是太好玩了！难怪宫里的嫔妃都这么喜欢她，要是他有个这样的妹妹，每天逗逗她，指定也很喜欢。

生着闷气的姜宪转念一想，现在她不是太后，李谦也不是临潼王，有什么好在乎的？

“曹大人！”她立刻挺直了背脊，习惯地喊着曹宣，“没想到会在宫里见到外人，吓了我一跳。”

曹宣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困惑，但眼下的形势却容不得他多想，他压下心底纷乱的念头，微微躬身行礼，笑道：“哪里，是我们唐突了。”然后睁大了眼睛望着姜宪，水汪汪的桃花眼如秋水泛起一道道涟漪，“有没有吓着你？”声音柔得如三月里的春风。

姜宪有些恶寒，曹宣每次想要说服别人按着他的意思来做事的时候，

都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她摆了摆手，神色间显得宽和又大度，道：“还好，还好！”

李谦心里却生出些许感慨，身份再尊贵有什么用，从小在这宫规森严的紫禁城长大，抬头天井大的天空，低头巴掌大的一块地，怎会不胆小怯懦。他敛了笑，正色地上前给姜宪行礼：“嘉南郡主，失礼了。”

姜宪很意外，李谦竟然这样谦和地与她说话，她看了李谦一眼，笑吟吟地还了礼：“曹大人怎么会和李大人一起进宫，还在茶房里喝茶？”

曹宣觉得今天自己得重新认识一下这位素来眼高于顶的嘉南郡主。她遇到自己不仅亲切地打招呼，还给一个三品总兵的儿子行了个福礼，这在前从简直是不敢想的事。他默然片刻道：“阿谦从福建过来，我带他进宫来给姑姑请个安。到了坤宁宫才知道姑姑已经备好了仪驾仪舆，我们就随路跟了过来，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也问个安。”

是吗？姜宪回想着上一世的事情，还真想起了什么。

有一次，曹太后来拜访太皇太后，和她拐弯抹角说了一大通话，她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还是外祖母吩咐她去茶房给她们沏杯茶，她这才知道曹太后是要把她给打发出去。她难堪至极，想着她们又不是真的要喝茶，就借口身体不舒服，给在这里服侍的宫女留了句话，带着丁香和藤萝回了她所住的慈宁宫东三所，根本没有去茶房。

结果她一回到东三所就遇到回宫的清蕙乡君白愫，两人说了半天的体己话，等到曹太后走，才结伴去东暖阁给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问安。而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在曹太后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心情都不好，以至于她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直到曹太后被拘禁在了长春宫，她才后知后觉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前世曹宣就和李谦坐在茶房里喝茶，只是自己没有碰到而已？

她如果回到东三所能碰到白愫，就可以证实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错了。

姜宪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她笑道：“恐怕你们要等一会儿了，太后娘娘说有话和太皇太后说，这不，把我打发出来冲杏仁茶，只怕不是一时半刻的事。”

曹宣笑道：“相请不如偶遇，郡主不如留下来和我们喝杯茶吧！我刚才听彩霞姐姐说，有新进贡的胎王菊，清热败火，慈宁宫这么早就烧了地龙，

郡主不妨多喝喝胎王菊。”

姜宪急于证实自己的猜想，懒得和他应酬，笑道：“多谢曹大人了，我倒是想喝杯胎王菊，就怕御医院的田医正这几天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她月里不足，太皇太后那是放在心尖上养大的，不要说吃的穿的必是最精细的，就是那长命灯，一点就点了十三年。太皇太后去世后，她的伯父镇国公姜镇元又接着给她添香油钱。

至于田医正，则是御医院的医正田进坤。姜宪这边凡是季节变化、添减吃食，都得田医正请了平安脉，和御医院的那些御医商量之后上了折子才能有变化。

曹宣自然是知道的，他不由扑哧地笑：“那我就不勉强嘉南郡主了。”

“可也别因为我扫了兴。”姜宪笑着扫视了屋里一圈，指了个穿着四品内侍服饰的太监，吩咐他给曹宣和李谦沏壶好茶，自己说还有事，出了茶房。

李谦见状用手肘拐了拐曹宣：“没想到嘉南郡主这么讲究，喝个茶都得御医院的医正商议。”他对姜宪的印象挺好，觉得这小姑娘虽然贵为郡主，胆子有点小，被养在深宫里有些不谙世事，可处事却得体大方，不落俗套，看得出是个虽然不太喜欢应酬却很会应酬的人。

曹宣看了他一眼，道：“这算什么，太皇太后为她在慈宁宫设了小厨房。她做菜的高汤都是用猪骨头、鸡骨头、鸭骨头和三年的金华火腿炖制而成的，这是我知道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呢！”

宫里的人为了防止被人下毒，都不会透露自己到底喜欢吃哪几样菜，每次御膳房端上来的菜不管好吃不好吃、喜欢不喜欢，都会吃两三筷子就放下。曹宣就算是曹太后的侄子，也拿不到慈宁宫小厨房的菜单。

李谦哦了一声，还欲再问，有宫女笑盈盈地进来请他们：“太皇太后请承恩公和李将军进殿。”

此时李谦在父亲李长青手下任五品游击将军。

李谦只好收敛了心绪，随着去了东暖阁。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东暖阁的帘子撩起来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茶房。

姜宪无意打探曹宣和李谦都做了些什么，她急步沿着抄手游廊绕过东暖阁，往后面的东三所去。谁知道迎面就碰到穿着件大红色百蝶穿云锦灰

鼠皮披风的白嫖，由两个宫女拥着朝她走过来。

“掌珠！”姜宪高兴地叫着白嫖的乳名，小跑几步，紧紧攥住了白嫖的手。

白嫖是太皇太妃白氏的侄孙女，北定侯白家的嫡长女。姜宪五岁的时候，白嫖随着母亲进宫来给太皇太妃请安。太皇太后见白嫖明眸皓齿，冰雪聪明，和姜宪同年同月生，只比姜宪大了十天，想着这宫里不是孀居的嫔妃就是低眉顺眼服侍人的内侍宫女，怕姜宪养成个畏畏缩缩的性子，就留了白嫖在宫里陪伴姜宪。

太皇太妃和北定侯夫人开始还怕白嫖和姜宪玩不到一块去，没想到两人一个活泼可爱，一个温柔细致，就像一母同胞的两姐妹，很快就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了。太皇太后很是高兴，给白嫖请封了一个清惠乡君，这对白嫖以后嫁人很有用，北定侯夫人也就不好意思常接白嫖回去了。

前世，姜宪和白嫖做了一辈子的好姐妹。就算后来白嫖嫁给了晋安侯，晋安侯见姜宪被赵翌晾着，就不允许白嫖进宫，可她还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每隔十天都会进宫拜见姜宪。

姜宪想到从前的事，眼泪都要出来了。

说起来，她和白嫖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了。她被赵翌毒死之前，晋安侯正以白嫖无出为由要纳妾，她压着不让，白嫖却已心灰意冷，不仅同意给晋安侯纳妾，而且还把晋安侯府的中馈托给了晋安侯府的二夫人打理，说自己累了，去姑嫂庙住些日子，清静清静。

姑嫂庙是京城有名的庵堂，很多高门大户的女眷在那里出家。姜宪知道后胆战心惊，生怕白嫖就在那里住下不回来了，特意把白嫖的母亲北定侯夫人接去姑嫂庙里陪白嫖。

为了这件事，李谦还专门上了道折子给她，说既然晋安侯眼里没有白嫖，让她干脆下旨让晋安侯和白嫖和离算了，趁着白嫖年轻，还可以再嫁，免得拖久了耽搁了白嫖的青春。她当时气得把那折子丢在了地上。李谦自己离经叛道，一把年纪了不成亲，说起别人的事来却头头是道。

念头闪过，她这才想起自己的来意，不由闭了闭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她得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消除李谦对她的影响才行。姜宪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底已是一片清明，她抱着白嫖的胳膊，问道：“侯夫人的身体好些了吗？”



白愫温声道：“我母亲没事，只是受了点风寒。太皇太后特意派了御医院的田医正去给我母亲诊脉，母亲吃了几服药就好了。母亲有些日子没有看见我了，特意留我在家里住了些日子。”

姜宪笑着点头。

白愫就问她：“你这是要去哪里？太皇太后那里有客人吗？”

姜宪就把曹太后有话单独和太皇太后说，还带了曹宣和李谦过来给太皇太后请安的事告诉了白愫。

白愫是在宫里长大的，自然认识曹宣。而曹太后的父母、兄弟早已经不在了，曹家只留了曹宣这根独苗，曹太后把曹宣看得比赵翌还要重，常常宣他进宫。

“承恩公吗？”她讶然地望着姜宪，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姜宪看着一愣。

白愫笑道：“这么说你根本就没有给太后娘娘冲杏仁茶？要不你先回东三所歇歇，我让人去给东暖阁那边传个话，就说你吹了风，身子骨有些不舒服。”

宫里人人人都知道嘉南郡主是风吹不得、雨淋不得的，这样的借口再好不过了。

前世的这个时候，姜宪也用了这样的借口。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听白愫这么一说，她莫名就觉得有些不对劲。按道理，她不是应该先问李谦是谁吗？

这半天下来，姜宪意外频频，到了这个时候，脑子已经有点糊涂了。她索性把这些都统统抛开，笑道：“也好，我们回屋歇会儿，等曹太后走了再去给太皇太后问安。”

白愫笑盈盈地应道：“好。”

两人一起去了东三所。

从前白愫也住在这里，不过姜宪住东边，白愫住西边。三年前，太皇太后觉得白愫也不小了，两个小姑娘都得有自己的院落了，就吩咐把西三所收拾出来给白愫住。可白愫是进宫来陪姜宪的，平时还是在东三所的时间多。

白愫吩咐人去给东暖阁送信，脱了披风和姜宪坐在临窗大炕上说着这

次回去的所见所闻。姜宪仔细地听着，认真地回忆着十几年前的旧事。

两三盏茶的工夫，孟芳苓就过来了，笑着屈膝给她们行礼道：“太后娘娘回了坤宁宫。太皇太后听说乡君回来了，让郡主陪着乡君一块去东暖阁说话呢！”

姜宪和白愔重新净面梳头，换了身衣裳，由宫女内侍簇拥着去了东暖阁。

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已在东暖阁里间临窗的大炕上歪着了，见白愔进来，太皇太妃立刻就坐了起来，红着眼睛伸出手去喊了声“我的掌珠”，那激动悲切的样子让白愔的眼眶立刻变得湿润起来，哽咽着喊了声“太皇太妃”，跪在了炕前。

“你这孩子！”太皇太后嗔道，“回来了就好。不年不节的，用不着行这样的大礼。”又责怪太皇太妃，“说话就说话，哭什么哭？不过几天没见，也值得这样？”

太皇太妃忙掏出帕子擦着眼角，笑道：“我这不是高兴嘛！”

“既然是高兴，就别掉眼泪了。”太皇太后说着，示意白愔坐到她身边来，“你别理你姑奶奶，她这是想你想的。你什么时候回的宫？用过午膳了没有？保宁中午只用了小半碗碧粳饭，想必也饿了。我让小厨房给你们做芸豆糕垫一垫，等会儿我们吃青菜粥。”

姜宪笑着上前给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行了礼，和白愔一左一右地坐在了两人身边，好奇地问道：“太后娘娘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带了那个李长青的儿子来见您？”她一面说，一面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太皇太妃。

太皇太妃的神色骤然紧绷，但很快又松弛下来。

太皇太后却道：“我怎么着也是做婆婆的，太后娘娘虽然不常来，可也不能不来吧。至于那个李谦，宫里遇到了，太后娘娘要抬举他，我也就做个顺水人情，给她做做脸面好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抬举李长青的是曹太后，太皇太后凭什么给他脸面？

姜宪在心里冷哼，知道再多问也问不出什么来，就不再问，笑嘻嘻地和白愔吃着糕点，随后陪着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打了会儿牌，直到华灯初上，才回了东三所。



百结和情客一个领着群捧着帕子、香胰、面盆的宫女迎了上来，一个领了几个宫女在东次间的内室里铺床焚香。看样子今晚上应该是情客值夜了，姜宪不由在心里点头。

前世她对李谦一让再让，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听从曹宣的建议给李谦送了几个相貌十分出众的宫女。他一开始还有些不屑，后来不知怎么想通了，不仅把几个宫女都留下了，还提出把百结或是情客赏给他。

她当时虽然气愤，可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也思虑了良久。在宫里，忠诚比能力更重要。百结和情客就对她十分忠诚，但百结胆小，遇事没有她的吩咐不敢多走一步，反倒是情客行事泼辣。不方便明说的事她更愿意交给情客去做，情客也比百结更适应宫里的生活。姜宪问了百结的意思，最后把百结赏给了李谦。

所以等到晚上大家都去歇了，屋里只留下了当值的情客时，姜宪低声吩咐情客：“你明天去东暖阁打听打听太后娘娘过来都跟太皇太后说了些什么。”

情客非常惊讶，丁香和藤萝才是东三所的大宫女，这样私密的事，郡主通常都是吩咐丁香或是藤萝去做。难道太后娘娘会趁着大寿的时候大赦天下，郡主准备放丁香和藤萝出宫？她心里盘算着，面上却不显，恭敬低声应“是”，起身挑了挑香炉里的安息香。

姜宪半晌才睡着。

梦里，李谦大步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伸手就撩开了她的珠帘。由莲子米般大小的东珠串成的珠帘相互撞击着，叮叮当当，声音悦耳。

她抱着糯米团子般年幼的赵玺僵直地坐在万字不断头的紫檀木矮榻上，手里捏着太医给她配的毒药，哆哆嗦嗦却依旧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他，厉声问道：“你是谁？”

李谦没有说话，上前几步单膝跪在了她的面前，道：“宫中的女子是服侍皇上的，是皇上的女人，您就这样赏了我，我哪敢用？我说您到底是关心我的子嗣呢，还是想坏我的内宅呢？我看您不如再把您身边体己的大宫女赏个给我得了，既可以帮我管管内宅，还可以帮我镇镇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他的声音低沉而又醇厚，说到最后还挑着眼角看了她一眼，轻佻狂放得哪里像个超品的郡王？

她气得直发抖，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

姜宪急喘着睁开了眼睛，墙角八角立柱宫灯莹莹如皎月，帐子上丹凤朝阳的织锦泛着青蓝色的光芒。她却再也睡不着了，眼睁睁地看着屋里的光线渐渐明亮，天色慢慢发白。

情客挂了帐子，指使着小宫女去抱了放在火盆上烘着的夹袄，服侍着姜宪起床。

姜宪的头还有些晕乎乎的，直到百结捧了首饰匣子让她挑选今天要用的簪环时才发现百结一直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她。

“怎么了？”姜宪不解，“有什么不妥当吗？”

百结这才小声道：“郡主，您今天还要擦点粉吗？”

姜宪心情顿时有些低落，随手选了两枝红珊瑚珠花让百结帮着戴上，吩咐她给自己抹点粉：“免得被太皇太后发现我没睡好。”

百结垂目应诺，动手帮她化了个淡妆。

姜宪让人去请了白愆，两人一起去东暖阁给太皇太后问安，等到太皇太妃过来，众人一齐用了早膳，去大佛堂上了香，念了段经，回到东暖阁又各自抄了几页经书，用过午膳，服侍着太皇太后歇了午觉，姜宪、白愆和太皇太妃这才出了东暖阁。

太皇太妃去了隔壁的寿康宫。

白愆挽着姜宪的胳膊往殿后去，她悄声问姜宪：“你昨天遇到了承恩公，他有没有说什么？”

关于曹太后的意图，慈宁宫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姜宪不感兴趣地道：“没说什么，打了个招呼而已。我能和他有什么说的？”

白愆沉默了片刻，道：“你也不用每次见到承恩公都不理他，他这个人，我听别人说，还挺不错的，大家也都身不由己。”

从前白愆也这样劝过姜宪，姜宪嘴里应好，心里却不以为然，觉得曹宣看她的目光少了热情，根本就不喜欢她，偏偏还要装出一副对她很感兴趣的样子，当她是没见过世面的傻瓜似的，特让人厌烦，因而不管白愆怎样劝她，她也没有多加理会。可这一世，姜宪想到昨天白愆眼底一闪而过的异样，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我昨天不是好好地和他打招呼了吗？”她望着白愫的眼睛，“我现在长大了，肯定不会像从前那样胡来了。”

“那就好！”白愫笑着。

不知道为什么，姜宪觉得白愫的笑容有些寂寥。

两人已走到东、西三所的分岔口。

“那我回去休息了，”白愫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姜宪那里，而是略显疲倦地打了个哈欠，“我们下午一起练字。”

姜宪颌首，直到白愫的身影消失在了西三所，她这才慢慢回了自己的寝殿。

丁香伺候她换了衣裳。

她吩咐丁香：“让情客进来给我捶捶腿，你们都下去歇了吧。”

丁香应“是”，喊了拿着美人槌的情客进来。

情客不紧不慢地帮姜宪捶着腿。厅堂的自鸣钟嘀嗒嘀嗒的，有规律的响声让姜宪昏昏欲睡，闭上了眼睛。情客压低的声音却在她耳边响起来：“郡主，曹太后为清蕙乡君的婚事而来，说是想把清蕙乡君嫁给福建总兵李长青的长子李谦。”

“什么？”姜宪猛地坐了起来，睡意全无，“你说什么？”

情客低声道：“太皇太后并没有下禁口令，我是听端茶进去的印霞说的。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还见了那个叫李谦的，但是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都对这门亲事不满意，太后娘娘提这件事的时候，太皇太后和太皇太妃都装作没有听懂似的。太后娘娘走后，太皇太妃就哭了，还说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门第低不说，还要远嫁，太后这是没有把北定侯府放在眼里，不就是欺负北定侯府这些年来没有出什么人才吗？”

姜宪已无心听下去，她捏着帕子在屋里走来走去。

前世她和白愫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的阁，根本没有李谦什么事。

不对！姜宪停下脚步，她回来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做，事情完全照着从前的轨道在走。前世她没有见过李谦，是因为她没有去过茶房，并不代表李谦就没有来拜见过太皇太后，不代表曹太后就没有过这样的打算。

如果是这样，李谦突然出现在慈宁宫就能够解释得通了——曹太后也知道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所以让曹宣叫了李谦进宫，把李谦带给太